

憶

方

桂

徐 櫻

編者按：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博士不幸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在美逝世，噩耗傳出，海內外學術界人士同深悼惜，本文係李博士夫人名作家徐櫻女士懷念夫婿之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今世重圓四十寒暑

拙篇原題是「哭方桂」。但一沉思，方桂有什麼可哭的呢？他身心素健，享八十五歲高齡，兒孫滿堂，壽終正寢。病重的前夕，還在親朋的歌唱、歡笑中，得到別人所沒能研究到的材料，完成劃時代的貢獻。獲受本行最顯赫的榮譽，又蒙同輩及門人們最崇高的愛戴。逝世以後，有奧克蘭、華盛頓、夏威夷各大學、中央研究院、清華大學以及北京大學、科學院等的追悼會。輓詩、輓聯、悼文、悼辭中英文凡五十餘件。親友同門人們到會者對他的介紹同懷念，品德學問翔實而親切，感人心弦！男士們竟屢屢哽咽說不下去。女士們則涕淚滂沱。人生如此，真可以無憾矣！然而不能不哭的，則是我自己。逝者已矣！而所留給我今後的歲月，只是無窮無盡的悲痛和憂傷了！五十五年來，甘苦與共，休戚相關的伴侶，一旦幽、明異路，其刻骨椎心的慘痛，是筆墨、語言所不能形容於萬一的！生、老、病、死、離、合、悲、歡，本是世人的過程，無可避免，我也滿心想作一個豁達又不悲觀的人，別給兒女、朋友製造問題；可是無論如何，我老是繞不出這個淒慘的圈圈之外，奈何奈何！

我不迷信，但年幼時，有個善知前因後果的親戚，曾告訴家人，說我前生是個殉情的節婦，今世重圓，會有四十年安樂的生活，如行好事，可再延續，而且永不孀居。此是舊話。五十五年安樂的生活飛一般的過去了。到了暮年我倒時時擔心，我命不寡，必先死去。方桂雖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兒女雖然也孝，在我去後，他還能得到他所需要的照顧嗎？他總不會先我而去的。這次病駕，我才猛然驚覺，語云「女過六旬，夫死不孀」。有此驚覺，我不禁冷汗淋漓，恍如轟雷擊頂，大事不好了！方桂是要先我而去了！

一九八七年是我有生以來最不幸的一年了。幼年雖曾遭大故，人在青年悲傷顛沛，痛定後難免怕，但身當其衝時，却好像疾雷頂上一轟就過去了。但老年遭故，就身心搖搖，大有不勝荷負之感，我往日的堅強，往日的瀟灑都何處去了？難道都被方桂給帶去了麼？可能麼？不可能麼？我怎麼變的如此脆弱而無能了呢？

方桂病中曾諄諄囑咐我說：「好好的生活，可別離開我」。那時他的語言已有點兒不太清楚，而在勉力之下，清清楚楚的囑咐我這麼兩句。我當時就滿口答應下來。既然他叫我「好好的生活」，他就該給我勇氣，給我力量，幫我好好的

生活下去，以達成他的願望。那麼不要離開他是什麼意思呢？現在是他離開我，而不是我離開他啊！「可別離開我」五字的含意我不明白了。莫非是在他去世後我別再嫁？那太迂了，太荒謬了，那有八十歲老人再談婚嫁之事？後經友人給我解說是他臨終時，不要我離開他的意思。我聽後大為安慰！我的諾言幸而履行了。在他彌留之時，我同培德，和他緊握雙手，口頌真經，向他平安道別，直到最後！後來聽說，經典上也有此話，說：「人之將死，心中恐怖，若有親人在旁，念佛送終，他會安返天國的！但願如此！」

現在回想起來，最近的老化是很顯著的。方桂那麼聰明睿智的人，早已覺到，他只是向含著，不作驚人之語而已！七十六年七月回臺，開院士會議，心情頗為緊張。丁邦新當選第十七屆院士。他很以弟子為榮，舒了一口長氣，不勝感慨的說：「下屆會議，也許就不來了！」我頗覺不祥。立刻同他說：「這是什麼話？臺北還有人有事需要你支持。你再說以後不來，豈不對令高足們有厚有薄，令人寒心？」以後也許就不來了！誰知竟成諷語！

歸途中本說順道回山西老家祭掃。因為本縣縣長和其他父老也都有專函邀請，我認為不可過

勞，先回家休息一陣再說。而且年底漢學會議，還要出席，明年再說吧。誰知這一陶爾，同鄉之願，就永遠無法實現了！思之曷勝淪然！

今年清華大學要設語言系。由李王癸、李亦園兩先生聘他回國一年，方桂十分興奮。丁邦新還怕有什麼不妥，尤其是醫護方面。大家徵詢我的意見，我雖覺小有不放心之處，但是高齡之人，校方來聘，也是很可喜之事。他還說要將藏書帶回去一部份，捐贈母校。準備秋日回臺。醫療方面，無問題，因他最信任心臟專科董玉京先生。董不但是名醫，又是故人之子，每有診視都十分關切，手到病除，已非一次了。他對董玉京十分信任喜愛。

十二月回臺時出席二次漢學會議。他雖榮譽秘書長之職，但我察覺他已不像前次那麼勝任了！會後丁邦新、李王癸及毛高文校長（今之教育部長），都和他談到清華的種種優越條件，他都不置可否，微笑不言。等衆人堅請他去看看宿舍，他才慢吞吞的說：「不必了吧」。這句「不必了吧」，豈知真是「不必了吧」！

此後我們又應香港陳方正先生之邀到中文大學演講，盤桓了一星期。又應泰國門人之請到朱拉隆功大學座談。又極高興的遊歷了十多天。他研究泰文大半輩子，總算又來到曼谷告別，可說是不虛此行。三月間又去了每年一次的夏威夷，和老友們暢敘，順道又訪問西雅圖，看安德德的新家，在她溫暖的書房住了兩星期。帶大成出遊，看他打球。又給他們母子添置些衣物家用等件。平安回家。

音猶在耳竟成絕響

五月間普林斯頓大學的陳大端、莫Note二教授榮休之會，莫教授專請他的門人師長們。方桂被邀，欣然參加。數年沒到東部了，借此機會又到兒子家住了一個月而同。

不久，上海崑崙劇團出國行成，頭一站就是在舊金山七月六、七日兩天的上演。六月底上崑到達。來看戲的曲友們如張充和、陳安娜、王節如、白慧貞、俞良濟、陳傳芳夫婦等都前後紛紛從各州齊集。連同本地的曲友一夥子除了觀賞劇團示範，和非正式的演出以及曲友家的聚會外，到了七月六日上演的下午，好多曲友都到我家會齊，以待晚間集團出發。一時間檀板金樽，好不熱鬧！有大笛師顧兆祺送給林德中國特製的崑笛。音色優美而起調頗低沉宜於給高年人托腔。由大徒弟又是乾兒子陳傳芳伴奏，方桂連歌三曲，調和腔潤，唱的極為愉快！然後他又接過笛子，給充和伴奏兩曲。氣充沛而韻娓娓，又是一番極其完美的合作。音猶在耳，竟成絕響！傷哉！痛哉！

下午五時大家慌慌張張，興高彩烈，進城看戲。表演之神妙精彩處，現在也無心再去想它了。戲散歸途中，林德提議吃消夜，方桂有些不願意下車。我選說：「下車少吃點兒吧，別給大家掃興」。他是那麼一位隨和的老人，雖然不願煞風景，而他那時竟已進食緩慢，言語不太清楚了。林德和我悚然而懼，說明早必先看醫生，晚上再看第二場戲。

回家後方桂換睡衣，洗盥皆如往昔，以後頭一着枕，就呼呼大睡。誰知晨三時我被驚醒！見他四肢顫抖，口吐白涎，疾馳醫院急救。察是中風。住院一星期，病勢略穩，移至療養院復健。在療養院共住了十天。他極不習慣，時時要回家，也時時提到死亡。我則憂心忡忡，勸他不要胡想。他執意要回家。其實醫院距離家裡只有二英里，我每天由早六時到夜十一時，一天五次往返，有時也在他病榻前設地舖如同在家一樣。二十四日只好順他的意思回家調理。回後他雖然是不太合作，但其飲食同復健、步行等也勉為其難。看來他已放棄希望了！正喜時時小有進步，不料卅日忽現昏迷狀態，只有再赴醫院急救！竟說是體內缺水份。他雖食少，但飲料不缺，那就是某部份不能吸收了。診斷結果，疑是腦瘤。後經掃描，六醫生會診，亦不樂觀。雖有微小的希望，醫生則說要是他的父兄，就放棄醫治了。又同婿麥穗禮，二孫麥達禮二醫生商酌。他們的答覆是：「若依醫生的觀點，非至絕望，不能不醫。若依家人觀點，可以休矣」！我的想法同看法，正和醫生們相反。同林德、培德商量，這種生死關頭，誰能有什麼高明主意？林德是理智勝過感情的人，最後給我分析說：「現在病已危急，不治，且夕可危；治，好的希望也不大，幸而不死，人的神智是決不會恢復如前的。他是那麼敏銳剛強的人。您想他會樂於糊糊塗塗的活着麼？還是平平安安的過去呢？醫療就是割治，割治就是冒險。冒險究竟是為了病人，還是為了家人。咱們大家要仔細研究，斟酌」。在此情形下，誰

的想法都不會太明白。總之只要有一分希望的話，誰能有那般果斷說聲「不治了，聽天由命吧」？我說不出來。最後林德說：「問爸爸，看他自己的意思。雖然我們不一定要聽他的」。下午醫院請人簽字，方桂不肯簽，那就算了。誰知五、六點鐘時，他忽然間用手比着說：「寫字，寫字」。保證書拿來，他竟然在上面亂寫了三個字！可是到了晚上，我想他是又反悔了。直鬧着穿衣服要回家。那時只靠點滴維持生命，怎能回家？當晚林雲大師也來看過。說能闖過這一關。

點頭微笑安然長逝

十一日在紅木城凱沙醫院施行手術。腦中無瘤，竟是左半邊腦部腫脹，影響語言同飲食，形成中風。傷口恢復神速。兩天後竟不紅不腫，四肢能動，中英語都可達意，漸現好轉。十四日我草擬短箋，告慰諸親友。影印了二十份，還沒全部發出，十八日病情突變，兇多吉少！廿日方桂生日，險象雖呈，但醫生說還不致於絕望。在加護病房，家人也不許時刻在側。夜九時我同兒女回家。尚未坐定，醫院電話來說有變。我等急急趕回。延至午夜，我跟他說：「今天已是你我結婚紀念日了。回想當年，你快快的好起來吧！」他還好像點頭微笑。十二時二十分竟而彌留！一時四十五分，我和培德跪握雙手，低宣佛號之際安然長逝！嗚呼痛哉！我祝他平安慢行。快來接我。他領首酒淚！

桂方

方桂享年八十五歲，身後遺妻，徐櫻。子一，培德，媳徐燕生。孫女二，元珍，元瑞。女二

，林德，婿麥穗檀，孫三，麥元禮、達禮、思禮。安德，孫一，白大成。病共四十四天，謹泣輓云：

五十五年猶夢幻，握手難留，君故去矣！
四十四日徒往返，餘生何惜，魂其歸乎？

方桂生前，喜尚儉易，又有人從外埠奔喪，計有安德、元禮、思禮、元珍，三嫂妙映，乾兒子陳傳芳等。都是不能久留的。所以於本月二十四日以簡單嚴肅的儀式追思火葬。遠親近友想未一一計告。但是仍蒙直接間接聞信者惠賜越洋電話、電報、唁片、鮮花、奠儀、弔信等等。隆情高誼，感荷萬分！徐櫻率兒、女、媳、婿及諸孫等再拜叩謝敬啟於美國奧克蘭市。

靈灰現在家供祭。百日時原擬安厝於樂聲禮堂，但因臺灣特製、臺靜農教授惠題的石盒遲到只好以後再選吉日奉安。百日忌辰謹備香花、五供、金銀、衣服、麻將牌及輓詩一首焚化以奠。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乃方桂百日祭辰長歌當哭以遣悲懷。

懷昔歸君日，忽焉五五年。欣逢三秋日，情鍾一菊妍。（註一）無才匹大儒，惶悚日懸懸。喜君性淑雅，情深似鰥鰥。兒女早日到，家業無憂煩。（註二）烹茶猜書史，被譽好姻緣（註三）。

樽俎宴嘉賓，長幼樂陶然。研讀平生志，遨遊遍大千。華年真似水，人稱神仙眷！期人唯忠恕，約己尚謹嚴。積書飽衆士，風節庶可傳。（註四）桃李久成行，餘蔭勵後賢。興來調朱黛，花蝶自翩翻。偶作方城戲，良朋竟日歡。羅漢列二九，四喜慶三元。（註五）擲笛音嫋嫋，高歌

愴心弦。晚功集泰典，時彥譽無前。丁柯二君力，及時見唐蕃。披閱且自豪，謎揭百世言。（註六）方慶偕白首，二豎忽爲奸。孤車逐晨霧，午夜伴場眠。蹀躞空成夢，踟躕殊堪憐！傷哉君去矣！天地似覆翻。音容歸何處，杖履渺湖邊！耳畔宣佛號，迎我速重圓，並肩入大海，沉浮共往還。（註七）君曾領首應，無語淚潸潸。往事難回首，空幻似雲烟。佛說人生露，罪在痴願貪。天國有妙樂，草薺可棄捐。君去真急急，君回太嫋嫋。君魂何日返？疾首問蒼天！

（註一）新婚夜方桂獻我一朵風乾的菊花。原來是初相逢，我大衣上失落在他家的一枝妍麗的秋菊，他竟保存三年。他不善表達，而寬情深若此！

（註二）結婚三載，事業顯峰，兒女雙全。

（註三）欣羨趙明誠和李清照的一段佳話。

（註四）藏書數千冊，於方桂生前逝世後悉數捐贈史語所和清華大學二處。

（註五）十八羅漢、三元、四喜都是麻將中之最大牌，方桂逝前都作成了，他很高興。

（註六）「泰語手冊」書成後，泰國學者譽爲以前從無人作過如此的比較。朱拉隆功大學會頒特獎。「唐蕃會盟碑」中有很多不解之謎，都經方桂分析闡釋出來。和柯蔚南君聯手寫後急急整理，由丁邦新君催促趕印，膠本未乾即裝訂付郵，幸住醫院時居然趕到了。作者臨危見到自己最後一本書，幸也！

（註七）在家停靈百日後，暫厝於樂聲禮堂，日後一同水葬。